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白居易詩

傅東華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白居易詩

東華選註

學生國學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1050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白居易詩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再版

選註者
傅東華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凡例

一、本書編選，以清汪立名編白香山詩集爲據。

一、原集前後集及別集補遺，共收詩二千七百九十首，茲編所選，計五百四十九首，約佔全集五分之一。選擇標準，大抵憑編者主觀的趣味，認爲最有精采者錄之。

一、集詩以編年爲上，白集各詩年代，亦多可考，編年未始不可能。惟原集「諷諭」、「閒適」、「感傷」、「律詩」等類名，及「格詩」（包括古風、歌行、樂府）「律詩」之分列，似是作者編次之本意（見與元稹書及後集自序），故是本仍依原集編次，分爲前後兩編（前編當長慶集，後編當後集），而各類名目，亦悉仍其舊。

一、白詩稱「老嫗能解」，似無須箋註；向來集本，亦皆無註。唯是編爲便學生誦

習起見，於其中典故，仍一一爲之註出，以免檢索之苦。至於淺陋之處，還希博學者有以匡正之。

導言

白居易，字樂天，以唐代宗大歷七年（西元七七二年）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鄭縣（今河南新鄭縣）之東郭宅。距李白之卒十年，杜甫之卒二年。

○見自撰墓誌。

他的一生遭際，沒有杜甫那樣的顛沛流離，也沒有李白那樣的騰跌波折。他在世七十五年，大約一逕是——

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過的是一種平淡的生活。所以他的詩裏，常常表現一種滿足的情緒，而不見什麼非常的色彩。

○見與元稹書。

關於他的少年生活，紀載不多。我們祇曉得他五六歲便學爲詩。○又曉得他的少時作品，（如王昭君等詩）便已顯出他的作風的特色了。

○見與元九書。

他九歲的時候，他父季庚公授徐州彭城（今江蘇銅山縣）令，未幾，以功拜徐州別駕。但他似乎到十一二歲的時候，纔離開生長的地方，隨到他父任所。○此後的三四年裏，他因避難遊於越中，集中的江南詩——如江南送北客詩，皆是此時所作。

○宿滎陽詩云：『生長在滎陽，少小辭鄉國……去時十一，今年五十六。』

他十五六初到京師，便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兩名句惹起人的注意。○

○賦得古原草送別詩句。全唐詩話云：顧况見此二句，歎服延譽。

他的科第生活，始於二十八歲（貞元十五年）。其時他兄幼文爲浮梁（今江西浮梁縣）主簿，他隨到任所，爲宣城（今安徽宣城縣）守所貢。○明年，進士及第。又後年（貞元十九年），部試以拔萃科及第，授校書郎。彼時他在長安

常樂里得一故宅居之——

○見送權秀才序。

茅屋四五間，一馬二僕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既無衣食牽，亦少人事拘——○

○常樂里閒居偶題十六韻。

好像已覺得很是滿足，但他的官吏生活，實在方始開場；從此繼續到老，差不多未嘗間斷。

憲宗元和元年（年三十五），他除塾屋（在陝西）尉。明年，爲集賢院校理，旋授翰林學士。又明年，除左拾遺。他生平最得意的那些諷諭詩（新樂府五十首在內），就是這個時候的產物。他做這些詩的動機，是因爲『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顧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所

以他改官之後，此類諷諭的作品也就不作；大概也因『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罷？

○見與元九書。

此後他因丁母喪，官吏生活，暫時間斷，退居渭村三年（四十至四十二歲）。服闋後，入朝拜太子左贊善大夫（四十三）。明年，以事貶江州（今江西九江縣）司馬，在任前後三年，最可紀念的，就是因他的琵琶引一作，遂使潯陽江成爲一個「詩的」地名了。

四十四歲的冬天，除忠州（今四川忠縣）刺史，自潯陽浮江而上，使得那極易感發詩人的三峽，又平添了許多詩的紀念。

自忠州召還（四十六歲之冬）後，歷任尚書司門員外郎，主客司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轉上柱國，除中書舍人知制誥。這在他的詩裏都有紀述。及至五十一歲（穆宗長慶二年），始出爲杭州刺史；詩人與名勝因緣際會，西子湖

邊的詩跡，增添不少。所以他秩滿臨去的時候，也頗有戀戀不捨之意。○

○見餘杭形勝等詩。

自此他歷任左庶子（五三）、蘇州刺史（五四——五五）、秘書監（五六）、刑部侍郎（五七）、太子賓客（五八——五九）、河南尹（六〇——六一）、太子少傅（六五——七一）、至七十一（會昌二年）始以刑部尚書致仕，退居洛陽之履道里，自號香山居士。○越四年而卒，時穆宗會昌六年（西元八四六年）八月，年七十五歲。

○香山在今洛陽縣龍門山之東。

白居易的詩，要算是詩人當中流傳最廣的了。據他最好的朋友元稹說：

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銜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元稹白氏長慶集序。

他自己也說——

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

○與元九書。

所以能如此流傳之廣者，大概就由於他的作風平易明暢，婦孺能解之故。但是這幾個字的考語，並不足以盡他的詩的特色。我們要明白他的詩的真正特色，最好拿他自己論詩的話去研究他。

他是主張『文章合爲時而作，歌詩合爲事而作』的。○換句話說，他以爲凡詩必皆爲諷刺而作，否則便失風人之旨。所以他舉例說——

○此及以下各引句，均見與元九書。

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

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

因此他批評自己的詩，只承認新樂府，秦中吟，及其他諷諭詩是好的；他批評杜甫的詩，只承認『新安，石壕，潼關吏，廬子關，花門之章』是好的。

而且他主張詩不但須含諷刺，並且要刺得鮮明，露骨；那種含蓄蘊藉的刺法，他便不取。所以他批評杜甫的詩，就只取他『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類徹頭徹尾的句子。他自己的詩，也必定要將詩旨赤裸裸的說出，不肯用一點的含蓄。例如新豐折臂翁，寫到『萬人冢上哭呦呦』一句，本來已可終止，但他必定要把『老人言，君聽取……』一段加上，藉以點明『戒邊功也』的本旨。又如隋堤柳，到『沙草和烟朝復暮』一句，也可收梢。他卻定要加上『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兩句，好像非此不足以顯出『憫亡國也』的本

旨似的。至如宿紫閣山北邨的結句『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與杜甫人行的結句『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一樣含蓄不盡，那要算是他集中絕無僅有的作風了。

這種露骨的諷刺法，照藝術的眼光看起來，實在是一種毛病；作者的新樂府和其他諷刺詩，如能把這種露骨的句子除去，牠們的藝術的價值必定還要高得多。但是他既養成功這樣一種露骨的作風，在不是諷刺的詩裏便得着極好的成功了。

我們曉得詩的生機大約是由兩種方法構成的：一種是文字以外的境式氣象，（前者例如陶淵明，後者例如李白）不必黏着文字，自然能殼不朽。這是上乘，雖經用別種文字繙譯，也仍舊能殼生存。還有一種，是須靠着文字的暗示力和裝飾，一經繙譯做別種文字，便須喪失大部分或竟全部的生機。我們看白居易的詩，境和氣象兩者都無足取；他的文字，又是洗淨鉛華且並無強烈的暗

示的。那末他靠什麼呢？就靠能殼露骨。這種骨是什麼呢？簡單說起來，就是詩趣。「詩趣」這個名詞很難解說。舉例說，如『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雖是韻語，卻無詩趣；因為牠只陳述客觀的東西，而無詩人的『我』存在其中。至如——

聞蟲唧唧夜絲絲，況是秋陰欲雨天；猶恐愁人暫得睡，聲聲移近臥牀前。

○聞蟲。

蟲本無知，豈有意欲人不睡？詩人不寐，夜靜蟲聲愈明，一若移近臥牀，因而捉住詩趣了。這樣的詩趣，原是凡真正的詩都有的，特不過白居易的詩別的都無依傍，單靠這一點詩趣以爲生機，而且他的點明詩趣，因在平易明暢的文字之中，又因他喜觀露骨的性格，所以比別的詩人格外顯得明白。這就構成他的詩的特徵。故他在自己所得意的諷刺裏的毛病，正是別的詩裏的好處，這大概

是出於他意料之外的。

現在再舉數例如下：

自嗟名利客，擾擾在人間。何事長淮水，東流亦不問？
○

○問淮水。

詩趣在那裏？

漢使卻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
○

○王昭君之一。

詩趣在那裏讀者執此以讀白詩，思過半矣。至於他的敘事長詩，如長恨歌，琵琶引等，那又須從一段一句裏去尋出牠的詩趣，因為在這樣的長詩裏，點眼的地方並不止一處。

十六年十二月，東華於杭州。

目錄

諷諭古調詩

觀刈麥 宿紫閣山北邨 悲哉行 采地黃者 村居苦寒 丘中有一士 新製布裙 寄隱者 放魚 續古詩十首 秦中吟十首

諷諭樂府

上陽人 胡旋女 折臂翁 捕蝗 縛戎人 澗底松 紅線毯 杜陵叟 繚綾 賣炭翁 母別子 陰山道 時世裝 李夫人 陵園妾 鹽商婦 井底引銀瓶 宮牛 隋堤柳 黑潭龍 秦吉了

閒適古調詩

常樂里閒居 感時 初除戶曹喜而言志 効陶潛體詩十六首 春眠晚春沽酒 答卜者 東園翫菊 舟行江州路上作 訪陶公舊宅